

普通语言学论文选集

(下)

(波兰)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 著
杨衍春 译

中华女子学院



0410875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编中国历史通论

（下册）

——中国历史通论——



ISBN 7-309-04000-0

普通语言学论文选集

(下)

(波兰)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 著
杨衍春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19 世纪语言学

科学的发展和应用在这个世纪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且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在这一系列科学中,语言学的地位并不是属于最后的,还在 19 世纪时它已经在欧洲的土地上成为了一门独立的科学。

谈到 19 世纪的语言学,我们只指欧美世界,即经历了自己的 19 世纪的世界。因为至今为止,且不说部落,即使中国人、日本人和穆斯林民族都还没有参与到全世界的纯理论生活中,目前还没有从 19 世纪过渡到 20 世纪。因此,只有在欧美土地上,在这个具有创造性的和先进性的一代人那里发展了真正的语言学,即认识和科学地研究语言,也就是人类言语的各个方面。

在 18 世纪,也就是更早些时候,我们已经发现那些思维流派的萌芽,正是在这些流派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现代语言学的伟大画面。当时它们还只是数条狭窄的小溪,后来逐渐扩大和加深,融为了巨大的知识海洋。在开始时,发展的螺旋曲线只是慢慢转动的,接着逐渐加速,转速越来越快。

在 19 世纪逐渐促进现代语言学建立的小溪流,也就是原始推动因素有哪些呢?

在希腊和罗马语言和文学领域,不断进行的语文学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条主要的溪流。这其中包括了欧洲学者了解的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语文研究,还包括了解属于 18 世纪下半叶的印度语文学,梵语和印度语法理论。

学者们在欧洲的学校中研究拉丁语,在其他一些地方研究希腊语,还有民族语言。因为需要正确地言说和书写,因此必须掌握个别语言的特点。有时人们甚至在校外学习外语,而这就需要教科书、实践语法和词典。除了这一纯实践性的方面以外,还有纯科学的,在精神上追求满足深刻研究不同语言学问题

需要的方面。人们曾经尝试过确定一种或者若干语言的专门特点;通过对比词典或者著作的途径来对比和比较不同语言,尝试对个别语言和语族进行分类。

还曾经创建了哲学或者唯理(逻辑)语法(在 17 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思考过语言的起源问题(赫尔德在 18 世纪下半叶),开始了从生理学角度研究语言,甚至设计出了能够发出人类言语若干声音的仪器(在 18 世纪下半叶,肯佩伦·克拉策施坦就进行过这样的尝试)。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注意到语言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类推现象及研究活语言的重要性。当这个原则(只是在 19 世纪下半叶)成为语言学的座右铭时,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而且并不是所有学者都接受了这一原则。在 17 世纪初,欧洲的传教士已经用世界其他地方的语言记录了词语,试图描述这些语言的语法方面。操多种语言的国家君主也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兴趣。

现代语言学,19 世纪的语言学诞生在语文学的基础上,在某种程度上是语文学的继续,反映了较新颖的世界观。在下列情况的影响下,语言学得到了最终发展与改变。

1) 莱布尼茨思想开阔了语言研究者的视野。

2) 通过了解印度语法,人们开始注意语音特征,学会了将词语分为组成部分,并进行了分析。

3) 自然科学中常用的观察法和实验法在语言学研究部分得到了运用。

4) 威廉·洪堡特的哲学架构和赫尔巴特的心理学及其他学科在语言表象研究中的运用,使得语言学具有了真正科学的属性,即从心理角度研究语言。

5) 近百年来流行的达尔文理论和进化论,影响了语言学者对语言生活的认识。需要指出,在语言学研究中这些原则比在自然科学中使用得还要早,还要具有魄力。在语言学中被称为“比较语法”的部分是 19 世纪的产物。在方法上这个动力来自于印度语法学家。学者们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分析语言和将词语划分为部分的方法。而这引起了不同“比较词典”中不同语言的对比。

1816 年葆朴出版了《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这是一本比较其他一些印欧语言的小册子。应当认为这就是所谓印欧语言比较语法的开端。葆朴有力地证实了这些语言在起源上的亲属关系。这使得葆朴及他的同时代人,其中包括波特,建立了整体上的比较语法,而后来又逐渐完善了经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的科学领域。我们在比较语法中找到了这些阶段固有观点的综合:施莱赫尔

(1860 和 1870 年之间)、勃鲁格曼和德尔布吕克(最近一些年)。

开始时,研究者盲目地重复着印度语法学家的一些错误,但很快就摆脱了他们。所以,比较语音学现在已经不再犯这样的错误,只是在形态学方面需要一些根本的措施。欧洲和美国语言学者很难摆脱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各种残余及古典语文学的陈旧观点。这里有悠久的传统,所以习惯性更强一些。

他们按照印欧语系比较语法的例子,开始比较这个语系的个别语族(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尝试比较了日耳曼语、罗曼语、斯拉夫语和其他语言的语法),还有其他语系的语言,首先是乌戈尔—芬兰语系、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和闪语系。

与比较语法共存的还有历史语法。这种语法从语言文献中获取材料,从语言逐渐发展的历史顺序上排序材料。应当认为格里姆(1819)是历史语法的创建者。他非常清楚,并将之运用于日耳曼语中。

最后,所谓的“语言哲学”或者“言语哲学”成为了语言学问题中的特殊方向。威廉·洪堡特在 19 世纪上半叶就是著名的代表人物。首先,在这个语言哲学中,形而上学的成分曾经占据了主流,后来它逐渐让位于心理学成分。在这个方向施坦达尔及他同拉查鲁斯一道创建的杂志《民族心理学和语言学》杂志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此之外,惠特尼、保罗、罗马涅斯、萨斯、布雷阿勒、波铁布尼亚、阿佩尔的不同著作都含有的概括与结论应当归类为所谓的语言哲学。

谈到科学的基本性质,现代语言学越来越成为心理语言学。冯特的新著很好地展示了一些一流的心理哲学家赋予了语言学研究重要意义。

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人们开始完全有意识地使用心理学资料来解释语言形式领域内的变化(舍雷尔、雷斯琴、萨斯、布雷阿勒,哈维特,勃鲁格曼和奥斯托霍夫)。现代语言学者不善于有意识地使用表象联想和联系,落后于科学自身水平。

在 19 世纪的语言学史上,可以发现逐渐和越来越强劲地摆脱不同的先见势头,摆脱或来自于以前的时代,或者出现在 19 世纪的缺乏理据的一些观点。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摆脱了语文学的影响,及字母优于音素的做法。开始严格区分口语和书面语。从语文学中继承的关于任意替换字母的概念已经不再存在,取而代之出现了音素向音素过渡的概念,语音交替的概念。

不再用音韵学,即谐音去幼稚地解释语言变化,而是通过追求节省三个方向的语言行为:发音阶段或者语音构成、接收阶段或者听和感觉,最后是以大脑为中心或者语言思维为出发点解释语言变化。

就像我在上面所说的,开始摆脱印度语法学家的一些伪理论。

以前习惯崇拜语文学的博学,即认为只有那些用赞美和威严的符号标注的高尚语言、文学语言才值得研究。贵族作风应当让位于语言学思维越来越强大的民主化进程。如今根本不存在不值得研究的语言。

施坦达尔在著作《语法、逻辑和心理学》中对声名显赫的“论语言是有机体”(贝克尔)纲领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

奥古斯特·施莱赫尔还认为,语言学是自然科学,并据此认为语言是统一的、完整的有机体。由于一些反对之声存在,这个理论必定会瓦解。因为曾经有人指出,语言不能脱离人而存在。而且,语言作为物理现象是不存在的,语言的个人传承性基础只能是心理的。

语言的谱系分类——这一分类建立在历史同源基础上——首先是谱系树理论(施莱赫尔、古尔提乌斯及其他人)。接着是波浪论(舒哈尔特、施密特)。无论是“谱系树”理论,还是“波浪论”都不能经受住批驳。一方面,这两个理论都将语言看作是独立于人之外的现象,另一方面,两者都没有考虑到语言现象的复杂性。

因为语言谱系树的存在,科学已经摆脱了梵语好像是雅利安语言的原始语,比如古斯拉夫语或者古教会斯拉夫语是斯拉夫语系的原始语的观点。人们开始认为,这些语系和部落的原始语言在不同的方向中不可能保留下来。

一句话,摆脱形形色色巫医式的统治,摆脱即使表面上看来高尚和学术性的各种偏见就成为了 19 世纪语言学发展的特点。

逐渐发展、进化的原则被引入到语言学中。开始关注变化的相对年代性和语言过程中的时间连续性,开始区分语言中的个别特点,也就是研究历史前景中的语言现象,而不是像印度人那样,在一个时间层面上研究语言现象。进化论要求考虑谱系的传承性和适应性或者同化,同时科学地解释了所谓的“规则”和“例外”。

萌芽现象,各类旧时的残余,各种因素的互相融合,尤其历史传统和语言发展的某时代固有的生理—心理原因的融合,所有这些新概念都描述了 19 世纪下半叶的语言学发展。

严格和巧妙地洞察语言过程的历史连续性,认为更晚些时候的语言分支属于一个可预测的共同源头的观点,使得构拟以前的状态和预测所研究语言的未来发展变为了可能。

如今我们知道,语言犹如生活的其他现象一样,永远是变化的,永远处于运动状态。此时无限小的但经常起作用因素的影响,也会引起语言的根本变化。

以前认为语言特点与操某种语言的人的世界观和情绪有联系,而概括个别的变化则表明了经常变化的方向和相互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高等数学中的函数关系。

语言学方法越来越接近精密科学方法:精确分析和抽象现象越来越多。数量思维应用越来越广。我们可以在统计数字的基础上描述语言,引入无限小值、无限小差异的概念,萌芽差异(зародышевых различий)概念、一定方向的发展极限概念。

为了解释语言现象,我们还使用了力学概念。比如,使用和确定心理和生理能量,我们确定稳定性和变化的条件,即一些语言形成的可变性。

各门科学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语言学与其他因某种原因与之接近科学的联系是 19 世纪科学思想发展的标志。确实,在研究问题方面越来越专业化。但与此同时,出现了追求经常性的综合、概括,确定一般性观点的倾向。越来越认为有必要确认各种科学的共同思维基础,剔出任何的巫医术以及对待事情的非批评性的态度、崇拜不需要批评的权威的任何行为。一句话,从真正的科学中剔出任何其他时期思想发展的残余。科学方法应当是不同的,但思维的基础却是共同和一致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 19 世纪语言学的内部分支,看一下语言学研究的不同方面,语言学者研究的专业问题。

在研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部落和民族语言的同时,开始认真地研究个体语言。不断发展,即准确意义上的发展,是个体语言的特点,而研究个体语言完全属于普通语言学范围。与此同时,研究拥有传统和历史的任何部落或者民族语言属于历史语言学范围。与社会、谱系生活不同,研究个体生活首先引起了语言的萌芽学和病理语言学的出现。在萌芽学中我们研究儿童语言的形成与发展,而在病理学中研究语言上有障碍人的语言。

追求适当研究语言进化树的方法,使得研究或许处于思想发展低级阶段的部落语言,还有动物语言,包括与人类接近的猴子语言成为必需的内容。根据人类学和生物学事实,必须同意一点,那就是人前期或者是真正的人在直立行走以后才进入了语言发展阶段。

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比如,社会学家龚普洛维奇的相关假想)也对语言起源问题感兴趣。

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人类语言是单源的,还是多源的?语言是在某时某地形成的,还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形成的?但是这个问题是在科学基础上提出的,摒弃了所有的在思想发展其他时期的宗教信仰中穷尽自己智慧的巫医术观点。

19世纪语言学材料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发现了属于印欧语系的凯尔特语、亚美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还有小亚细亚的古代语言。由于研究最古时期的代表性文献,包括伊朗语族的曾德语和古波斯语,意大利—罗曼语族的民族拉丁语,日耳曼语族的哥特语及其他古日耳曼语言,波罗的海或者立陶宛—拉脱维亚语族的古普鲁士语,斯拉夫语族的古斯拉夫语,发现了对这个语系中个别语族而言非常珍贵的材料。

除此之外,不仅发现和研究许多其他已经消失、只反映在文献中的语言,还有一些至今存在的语言。这一切都开阔了语言学的视野。破解了阿卡茨基语和苏美尔语,研究伊特鲁里亚和巴斯克语言,准确描述了许多高加索语言、乌戈尔—芬兰语言、乌拉尔—阿尔泰语言、美洲语言、非洲语言、奥地利语言、波利尼西亚语言、东西伯利亚语言及其他语言。

有时成功地确定了新发现语言和已经了解的语系之间的谱系联系或者亲属关系。比如,在19世纪下半叶,破解阿卡茨基和苏美尔语文献使得我们有权利将这些语言看作是乌拉尔—阿尔泰语族或者“都兰”语族的古代代表,只是它们具有另外一些形态结构而已。根据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汤姆逊的最新研究,可能古伊特鲁里亚语言也与这个语族有联系。

为了语言学,个别学者—旅行者或者猎获了现今还存在的语言学资料,或者组织了一些旅行、科学考察。相对于群体的努力而言,我们更应当感谢个别研究者的工作。

19世纪宣传民族土语和标准语言之间平等的语言学民主化的口号促成了语言学研究的特殊分支,即所谓的方言学或者关于土语科学的建立。类似的研究和得到的结果不仅对语言学概括特别重要,而且对部落和民族的民族学和历史也同样重要。术语“语言”只限于表示标准语,而用于表示现存的语言世界时,则使用短语“语域”、“语言空间”或者“土语群”、“方言”,这就是方言学研究的结果。

在方言学发展的同时,铭文学或者关于志铭的科学也得到了发展。这门科学既确定古代语言的特点,也确定现今不存在的土语、现今存在的土语特点。所以,它成为了方言学的辅助学科。广义的铭文学还包括研究那些没有完全掌握正字法的人所撰写的书面作品。这就有可能使用书面文献,以便得出方言学的结论。

在语言学所有的这些分支中(研究个体语言和一些部落的整个语域,研究民族土语和标准语、现存语言和书面文献等等),我们注意到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的语法分支既有普通性质的,还有学科性质的:语音学即关于语音表象的或者发音的科学,分为生理语音学(人类言语的生理学)和心理语音学;形态学是关于词语结构的科学(准确意义上的形态学)和关于句子结构的科学(句法);词汇学或者关于词语的科学;语义学是关于词语意义的科学,即关于语言表象和语言外表象组合的科学;词源学是从历史亲属关系角度研究词语的组成和它们的意义部分的科学。

19 世纪科学的这些学科中产生了许多幸运和成功的发明。至今为止,词汇学还属于比较特殊的领域。人类学发展得最快,因为在这个领域不仅有语言学专家在工作,还有物理学、生理学专家在工作。

生理语音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被称为人类言语生理学的生理语音学,研究发音和发音一听觉复制语言的条件。语言外的现象和只有表象组合构成的现象,即只有心理基础的现象,属于生理语音学领域。在生理语音学中,我们使用物理—生理学方法。做实验、使用物理仪器(留声机、词汇机及其他专业性仪器)。甚至发明了综合性的模仿人类声音的构造仪器。1830 年,法贝尔发明了这个会说话的机器。但很遗憾,对于真正的科学而言,它并不存在。

生理语音学是普通语音学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完全属于心理语言学的心理语音学和历史语音学。

在 19 世纪语音学领域的发明中,尤其是在斯拉夫语、立陶宛语和雅利安语领域内,重音的研究成果值得特别关注(卡拉季奇、达尼奇奇、威廉亚维茨、马津格、施克拉本茨、列舍塔尔库尔沙特、巴拉诺夫斯基、雅弗尼斯、雷斯琴、维尔纳、惠勒、索绪尔、福尔图纳多夫、沙赫玛托夫、梅耶、西尔特和许多其他的语言学者)。

与语音学并列的还有形态学。这门学科在运用到印欧语言中时,在上世纪最近的三十年变为了精密科学,而在一些方面,或许它要比生物学的形态学更精确。

在最近一些年,关于词语意义或者关于语言表象与语言外表象组合的科学,也就是所谓的语音学已经具备了牢固基础。

19 世纪,在词源学,即从一种语言或者不同语言的历史同源角度,研究词语和有意义部分组成的科学领域有许多幸运和成功发现。这些成果揭示了人类概念在思维和生活不同领域的发展。

19 世纪,确定了语言分类和系统分类的基础,开始认真研究一些语言对另一些语言的影响,注意到混合语的形成(舒哈尔特,彼得里且库-哈斯德乌)。

语言学材料在其他科学研究领域(神学、法律历史、民族学等等)的运用,取得了一定的良好效果。借助于语言学对比,试图还原原始文化画面的做法(库恩,皮柯泰,施拉德尔)特别值得一提。

最新语言学在教育中,在学校语言学习过程中,没有得到推广。从另一方面讲,却不能否认,实践性教学语言的教学法在 19 世纪已经相当完善。

在 19 世纪下半叶,人们已经试图创建通用的世界人工语言。第一次试图创建这样的语言还应追溯到 17 世纪。^① 莱布尼茨还进行了创建世界哲学语言的工作。在 19 世纪法国人勒泰里耶和西班牙人索托斯·奥汉多也在这方面做过努力。我们还可以列举:马尔丹特工程师的 Chabe 语言,尼克拉斯医生的 Spokil 语言,某一个达尔加诺的 Ars signorum 语言。所有这些哲学语言不能寄希望于开始被处处使用,只有诞生于 19 世纪的完整意义上的人工语言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在众多这方面的尝试中,只有三个吸引了社会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它们中最为普及的就是牧师施莱尔的沃拉普克语,第二个就是来自华沙的柴门霍夫医生的世界语语言(Espero 或者 Esperant),还有巴黎的波拉克最近发明的“蓝色语言”或曰“波拉克语”。

如果在语言学中有一个方向能够使人类的智慧折服于语言现象,那么不当忘记,在主宰理智的正常科学的同时,在整个 19 世纪还存在整个一批具有豪放幻想、白日做梦的人。他们坚持发音中的偶然相似,认为 Giepidów 起源于 kpów,而 Turyngów 起源于 durni。这样“研究者”的“学术”著作首先属于精神病学,作为研究客体,或者属于幽默文学。

除此之外,就像在统计学、历史学、人类学中一样,在语言学中不止一次歪曲了和篡改了实际状况。这一切都是在贪婪或者爱国感觉影响下,在无意识或

① “墨丘利”语言,英国人威尔金斯的著作发表于 1665 年。

者半意识中进行的,或者完全有意识推销自己的知识,出卖自己的“信念”。

就像普及其他科学一样,在 19 世纪普及语言学知识的途径已经扩大了一倍,而且各种各样。科学文献、大量专著、小册子、出版社、杂志社的大幅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思考语言和研究语言学问题。

或者有一些一般性的、综合性的著作和科学研究,或者有一些专业性、专著性的著作和科学研究。一方面,我们拥有一些语言的完整语法。另一方面,我们拥有的只是语法的个别部分,比如语音学、句法学等等。与此同时,还创建了不同篇幅的“比较语法”语言的分类与系统化,哲学—语言学的概括性论著等等。最后,出现了研究语言学参考文献的书籍、著作和关于这个学科历史的研究等等。

出现了不考虑学校教育,纯理论性研究语言事实的杂志或者学派的、教育学的杂志。无论哪种杂志都具有语言性或者是为语言学及其他科学服务的。专门的语言学杂志,可以区分为三种主要类型:普通语言学杂志,生理语音学和语音学杂志,研究个别语系的杂志。在综合类杂志中语言学与语文学交织在一起(古典的、东方的、罗曼语的、日耳曼语的、斯拉夫语的等等),或者与民俗学和人类学交织在一起。语言学甚至在普通科学和科普杂志上也引起了关注。很多有价值 and 重要的语言学材料出现在与物理学、生理学、医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及其他问题有关的杂志中。

在大量的语言学出版物中,古文献(比如,《吠陀经》)和不同方言学篇章,涉及的内容范围广,编写态度认真、深入、扎实的完美词典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贝特林格·罗特的梵语词典(彼得堡科学院出版)、格里姆的德语词典、李特列的法语词典;出版新的大家熟悉的杜康日词典。已经在大规模范围开始并且构思的辞典有:大瑞典词典;拉德洛夫的突厥语土语词典;格拉斯曼的《吠陀经》词典,里登的波兰语辞典;君格曼和科特的捷克语词典;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词典(已经由达尼奇奇主编);达理的俄语词典;彼得堡科学院语言文学第二部出版,开始由格罗德主编,后来由沙赫玛托夫主编的俄语词典等等。

直到 19 世纪,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才建立了语言学教研室。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语言学教研室与讲授文学课和语文学有关(比如,古典语文学教研室、罗曼语言学教研室、日耳曼语言学教研室、斯拉夫语言学教研室、不同的东方语文学教研室、俄语和文学教研室、波兰语和文学教研室等等),但同时还有一些纯语言学教研室(比如,印欧语言比较语法教研室、梵语和比较语法教研室、比

较语言学教研室、乌戈尔—芬兰语比较语法教研室等)。至今为止这些教研室在欧洲各国、美国、日本都以不同的名称存在着。从1863年开始,俄罗斯大学也出现了这一类教研室。而在若干年前,也就是1894年克拉科夫大学^①也建立了语言学教研室。

不同国家的科学院和科学社团撰写了一些语言学研究论著,出版了相关著作和杂志,组织了科学考察、给专家发放奖学金等活动。

至今未止,只有在小学,尤其在中学还没有重视语言学。但无论如何,为了公平起见,需要强调,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丹麦、瑞典和挪威)、芬兰、瑞士和北欧在这方面是一个例外。在这些国家,语言教师可以尽其所能利用语言学研究成果。

19世纪语言学首先在德国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无论从该领域研究人员的数量,还是从取得的科研成果数量看,德国人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总之,在语言学领域德国成为了思想运动的中心。后来崛起的其他国家和民族,在科学的其他领域可能甚至超越了德国人。英国和美国的语言学发展得尤其迅猛(萨斯,惠特尼,惠勒),法国人和瑞士人(本罗乌,布雷阿勒,达尔姆斯特忒,巴纳帕尔特,文森,索绪尔,梅耶,卢斯洛)的语言学发展也很迅速。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丹麦、瑞典和挪威)(拉斯克,伦戴尔,汤姆逊,缪勒,维尔纳,托尔比尔松,布洛克,里登,裴德森),在其他一些国家,语言学的一些领域已经与国际语言学运动联系起来,用在社会需要中。这种情况出现在意大利(比昂德里,阿斯科里)、俄罗斯(波铁布尼亚,福尔图纳多夫,科尔时,米勒,布兰德,伊利明斯基,克鲁舍夫斯基,博戈罗季茨基,索博列夫斯基,沙赫玛托夫等等)、荷兰(乌廉本克)、捷克和斯洛伐克(多布罗夫斯基,沙法利科,戈鲍,祖巴德)、匈牙利(洪法里维,布登茨、蒙卡奇,悉尼伊)。

生理语音学研究人类言语的发音。尽管德国人在这方面有许多发现,但英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有法国人在这领域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在研究自己国家的方言领域也有重大的贡献:意大利人、法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有捷克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保加利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法国人、荷兰人、丹麦人与德国人一道,将雅利安语言比较语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北美洲(古土著民族的语言)、俄罗斯西伯利亚(高加索、西伯利亚语

^① 目前克拉科夫大学比较语言学和梵语教研室由杨·拉兹瓦多夫斯基领导。他是一名完全独立的学者,是波兰人中最优秀的各种各样的雅利安语专家。

言)、匈牙利(研究与马扎尔语同源的语言)在发现新的、未知的语言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

不仅在德国人那里,而且在英国人、北美、法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及俄罗斯人那里,语言哲学和在语言学领域追求概括都得到了快速发扬和光大。

但还有一些小国家、小民族在独立思考语言学问题方面也颇有成就。比如,芬兰人(喀斯特连,史格雷,阿尔科韦斯特,列昂罗特,东涅尔,谢德来,维克伦特,密克罗……)(不仅研究乌戈尔—芬兰语,而且研究其他语族的语言)、罗马尼亚人(彼得里齐库—哈日代乌),葡萄牙人、比利时的班格、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米列季奇,玛托夫)、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米克洛什奇,达尼奇奇,布德马尼,亚基奇,施克拉本茨,奥博拉克……)、爱沙尼亚人(维登曼,维斯克……)、拉脱维亚人比廉施坦恩,立陶宛人库尔沙特,主教安东尼·巴拉诺夫斯基、天主教司铎卡基米尔·雅弗尼斯,卢日支人(埃内斯特·姆卡),我们处处都能看见论著的出现,这些成果不仅具有局部意义,而且还属于国际科学界。应当认为,随着最近加入到国际精神生活,日本在语言学领域的独立研究很快脱颖而出。

语言学思想的不同倾向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了在波兰科学界,即反映在了使用波兰语相互交际的学者中间。来自于西方的影响导致了消极地掌握现成的,准确地说,外来的科学,或者只是促使这些学者去思考和独立撰写著作。接受了这一科学的学者只是在语言学材料的专门领域做了一些工作(包括在语言史和方言学领域),或者为国际语言学和一般的人类科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即将到来的 20 世纪,语言学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1. 彻底摆脱来自于希腊人和罗马人语法经验的经院哲学思想的束缚,摆脱盲目地借用来的印度语法学家或者阿拉伯语法学家和以色列语法学家的思想。与此有关的,至今为止还存在的语言学术语应当彻底改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本质上,包括概念的改变。

2. 实现莱布尼茨的思想,为了模仿自然科学者,处处以研究能够观察的活语言为出发点,然后再过渡到研究反映在古代书面文献中的语言。

3. 只要有可能,就使用实验方法。这一点最好在生理语音学中来实现。生理语音学应当扩大自己观察的范围,一方面包括动物发出的声音,另一方面是富有特点的,至今还不为我们所知的语言。所以,生理语音学在扩大研究视野以后,实际上将成为一般性的、建立在世纪基础上的科学。

4. 与此相关,在分析或分解不同语言音素基础上,使用拼音符号替换字母已经是必需的行为。

5. 需要经常在语言学中使用数量思维,这样才能使语言学越来越接近精密科学。

6. 语言学将成为越来越精密科学的原因还在于,在语言学的基础,即心理学中,数量分析的方法越来越完善。

7. 研究语言事实应当是严谨客观的。这一研究应当是确认该时代和该语域的已有事实,不需要强加其他的范畴。

8. 承认人类言语无条件的心理性和社会性应当是客观研究的第一个根本要求。

9. 语言学应当彻底摒弃“语音规律”的概念,以心理等价物取而代之。

10. 应当全面按照成分分析所研究的语言。

11. 发展和进化的概念应当是语言学思维的基础,这样就会理所当然地导致剔除人类中心论指出的成见、剔除将人脱离任何活体环境的偏见,甚至摆脱自大狂,即认为我们的语言结构是语言世界形态发展顶峰时刻的思想。

12. 进化概念在语言结构中应当是经常波动、动摇的(在复杂的语言形式中:词语、短语和句子——从集中到分散,从分散到集中)。

13. 词汇学或者关于词语的科学,作为语法学的独立分支,将是 20 世纪的创作。

14. 或许,新语言之间和语族之间的亲属联系将被发现,甚至从根本上改变对语言之间亲属关系本质的观点。将会发现完全新的领域。在 19 世纪已经尝试过对比闪语系和雅利安语系或者乌戈尔—芬兰语系和雅利安语系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由于缺少足够的科学证据,至今为止还没有获得成功。或许,在 20 世纪,在这方面会有所建树,证明闪语系语言与高加索语言(格鲁吉亚—梅格列尔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彼得堡的马尔教授的发现),就是这个领域的最新和最重要的发明之一。

15. 语言概括将囊括越来越广的领域,语言学与其他科学的联系越来越多: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生物学。

16. 词源和语音学研究对于心理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心理学提供了全新的针对结论和概括的材料。

17. 至今为止,除了已知的两种知识,即演员直觉式(интуитивно-артистическое)

的知识和科学分析(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е-научное)式的知识,还有第三种知识——语言知识。

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语言学会带来好处,只是摆脱了与语文学、文学史的必要联系。首先,大学的语言学教研室应当成为独立的,准确地说与社会学、自然科学组成联盟,而不是与语文学组成联盟的机构。

小学和中学应当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在这里,语言学的应用将占有重要地位。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摒弃一种认识,即语言学从“死亡”语言开始的观点,而教授外语应当借助于翻译,不使用直观方法。在学校语法术语应当是一致的,而母语或者用其他相关方式掌握的语言应当是掌握语法概念的基础。针对教学目的去使用语言材料的艺术将体现在学生了解无意识的语言过程。

为了能够实现这个目的,在学校首先应当停止蒙昧主义的统治,即阻碍青年人接受真正科学的真理的统治,让他们从现代意义上理解科学的倾向。

论变格词干的可变化性,尤其论有利于 结尾而缩减词干札记

根据沙赫玛托夫的建议,我决定参与为纪念福尔图纳多夫而出版的文集编写工作,并且非常愿意对菲利普·费奥多罗维奇表达诚挚的敬意。他是一位独立的思想家。他不仅一生忠诚于科学,为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以自己的影响力推动他的学生成为了一批优秀学者。由于特殊艰苦的工作长期缠身而没有时间,我已经不可能提供一篇完全配得上菲利普·费奥多罗维奇及论文集集中其他同行论文的文章,对此我深表歉意。

还在1870年,我被准许以编外副教授身份在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讲授印欧语比较语法课程。因为考虑到有两次试讲课,我就决定根据自己的选择构建课程,即“论变格词干的可变性”。但因为我当时已经是比较语言学的硕士,因此历史语文系决定免除我的试讲,这样一来,开始构建的课程就成为了半成品。如今,我正从这一大堆积累了若干年的,已经开始的和半成品的大量作品中选取演讲材料。

当时,我们年轻,期待未来。如今,我们回顾过去。回顾过去在我心中激起了痛苦的情感。由于不会工作和集中注意力,由于生活状况原因,我白白地耗费了精力,编写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放弃了完整的、值得关注的一些内容。我现在提请关注一下其中的一个片断。

虽然这只是一个初稿,但在不同的地方我却不断修改、删减和补充。除此之外,我以论文语体替代了备课使用的文体。鉴于文章诞生的时间较早,希望会谅解文中一些观点的陈旧性。

我允许自己在表面上犯规,也就是我在刊登文章时没有使用硬音符号。